

易水潇潇 著

蓝

L A N

颜

Y A N

YISHUIXIAOXIAO Works

苑出版社

蓝 颜

易水潇潇 著

 西苑出版社
XI YUAN PUBLISHING HOUSE

2011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蓝颜 / 易水潇潇著. — 北京: 西苑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80210-716-8

I. ①蓝…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3498 号

蓝 颜

著 者	易水潇潇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65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0-716-8	
定 价	26.0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 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记得很久以前，曾经看过一个关于金庸先生的访谈节目，在那个节目里，金先生谈到了他的一个观点，就是小说之高下，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家之阅历，所以当有年轻人将自己的作品送到自己手中，希望得到金先生的推介揄扬时，金先生一般都会选择拒绝。

这大概不是一两个人的偏见。对于这种看法，我也曾经深以为然。但随着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我对这种看法也逐渐发生了一些改变。

首先，并不是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一定需要作家拥有非常丰富的阅历。正如王国维所说，有主观之诗人，有客观之诗人。对于那些“客观之诗人”而言，没有丰富的阅历，要写出好的作品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比如曹雪芹之于《红楼梦》；但对于那些“主观之诗人”而言，只要你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一颗易感的心灵，最重要的是，你有一双能把你的所见所思所感捕捉到的巧手，也就足够了，比如沈复之于《浮生六记》。

另外，有些特定的东西可能只属于特定的年龄阶段，或者至少说，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年龄阶段才显得最为动人，比如爱情之于青春。它梦幻般的光彩，来自于本身，也来自因为那个特定的年龄阶段而带有的那些多愁善感，纯真迷惘，以及充满希冀等特点。而这些东西，是很可能随着青春的失去而变得一去不返的。李商隐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而在有的时候，我们毋宁说，“此情可待成追忆”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来自于“当时”

的那种“惘然”。

在我看来，摆在读者们面前的这部小说，就是这样一部以青春之手抓住了青春之质的作品，它充满了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年龄才会有的种种特定的感受，比如作品的人物所表现出的种种坚定与迷茫，比如我们这些成年人差不多已经忘却的那种青春的沧桑与年轻的地老天荒。正因为如此，当初绛涵带着一种既惴惴又自信的神情把作品放在我面前嘱我作序的时候，我本来是犹豫的；但在动手翻阅了这部作品之后，立刻就答应了她的要求：因为在她的这部作品中，我读到了青春，读到了希冀，读到了那种非身在其中不能道其只字而在一旦时过境迁青春不再的时候再也无法复述的那种青春的密码。

这本小说的主题，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青春，因为它把青春的特质，以及我们对待青春的态度都概括得淋漓尽致。逝者如斯，念念不住，沉思谛观，刹那刹那。但青春不因其飘忽易逝而减少了它的光彩，而是恰恰相反，惟其如电如露，而更显得美好得令人惆怅。对于年轻人来说，阅读这部作品，可以“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在同龄人的歌哭中对青春体验得更加深刻；而对于我这样的成年人来说，也可以从中收获一份刹那间重返青春的恍惚，得到一些些阅读的乐趣。那么，为什么不呢？

是为序。

韩田鹿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 录

序	1
楔子	1
怪胎	3
只说几件事	11
“同居”生活	46
爱的代价	115
必须做的事	188
不想要的结局	233
致我即将逝去的青春期 ——代后记	300

楔子

迷雾，找不到出口的迷宫，她孤零零站在原地没有方向，恍惚中看到那个人影，是他吗？她想要追上去，可无论如何都跑得不够快，他就这样消失在眼前，再也找不到……深红色干涸的血，下一个画面变成了大滩的血液，倒在血泊中的人面目已经模糊，她看不清楚，她不想看清楚……

简白，不要走，简白，不要丢下我！声音已经到了喉咙，卡住了没能发出来，蓝颜不知道自己是第多少次从这个噩梦中猛醒过来。额头和后背都是冷汗，睁开眼睛，房间里并不非常黑暗，墙侧的壁灯光线柔和，压住急促的呼吸声，她扶着额头镇定一下，身边丈夫睡得安稳，床侧孩子也没有动静，她庆幸自己没有把梦中的呐喊声发出来。

转身面对麦卓言，他在睡梦中的面色依然平和，好像每一个线条都有美感，于黑暗中，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自己带着冷汗的手放进他干燥温热的手掌中，再次闭上眼睛。他的存在让她镇定，同时，也让她不安。

从前蓝颜以为她了解自己，可是经过许多事情之后她也开始怀疑，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她从未想过自己这一生还能够不遗余力爱一场，而事实上她爱得真是毫无保留。

她也从未想过和她相爱的那个人会是简白，而她确实这样做了。

她更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以那么决绝的方式失去简白，失去她灵魂的另一半，这个她至今不愿接受。

她想到过自己有一天，也许也会嫁人生子，可她，也没想到这个人是麦卓言。

这两个男人，一起陪她走过长长的路，终于有无以为继的一天，她想要抓住逝去的时光，可是这世上从未有人能做到。

人生也许会有许许多多的出乎意料，这个貌似拥有一切却夜夜深陷梦魇的女人，至今不知道自己是否后悔经历过这些意外。她是愿意尝试过所有爱的可能之后，留下遗憾，还是永远做那个不动声色的蓝颜，然后让爱本身，成为遗憾。

嗯，就是那两个字，她觉得这是对她最好的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是个贬义词，她说自己就是个不折不扣的——

怪胎

这说不定也确实是个比较中肯的评价，比如现在，当她高考结束把自己的男朋友甩掉，从外面疯回来，一进门就看到家里面正襟危坐着个男人，而一边母亲木着一张脸，深仇大恨一般，她丝毫不觉得异样，完全要当这一切都不存在，甩着两条细胳膊找水喝。

“蓝颜，你过来，坐下。”母亲低低发了话。

“哦，怎么了？”她眨着一双天真的大眼睛坐下来。

“这个人是你父亲。”叫蓝洁羽的女人说出这句话，脸色还是不太好，也不是很臭，只是有点事不关己的冷漠。

“哦，您好！”蓝颜甜甜笑出来，伸出手很正式地和面前这个中年男子握了一下。

“你好……”男人脸色更加尴尬，“是这样的，小颜，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愿意认识一下爸爸现在的家庭吗？阿姨也想见见你，你还有一个弟弟。就只是认识一下，我并不想打扰你和你妈妈的生活。”

“嗯……我有这个义务吗？”她笑着问，像是真的不明白。

“那倒没有，只是爸爸希望……”

“那就算了吧，我最不喜欢见生人了，您记一下我的电话，您也把您的电话给我，我们逢年过节互相问候一下什么的，谁让您是我亲爹呢？其他人吧，好像都跟我没关系哈？”她始终都笑着，明明是装模作样，又让人觉得蛮诚恳。

“也好……”这个做爸爸的无话可说了，被这对母女搞得狼狈不堪。

她瞥了一眼一边的母亲，发现那张刻意绷着的脸上有一点得意的神色，也在心里偷偷笑。如果她蓝颜是怪胎的话，那也多半是她妈妈蓝洁羽的功劳，就凭她给她的这个名字，摆明了要培养出个不一样的人，当她明白这两个字代表的意思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妈妈在咒她嫁不出去。对了，传说中的蓝洁羽女士，大学教师，兼自由撰稿人，一直未婚，注定了生不出什么正常的孩子。

没有话说，男人很快就告辞了。虽然活到十八岁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还有个爸爸，但不要以为会有人对什么事情穷追不舍，那样俗套的事情我们的主人公是不会做的，蓝颜再看妈妈一眼，端起桌子上的茶，一口喝干，擦擦嘴又跑出去了，这一次她约了她的两个死党，简白和麦卓言，是的，两个男生。

这是她仅有的两个朋友，说实话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一个是样样拔尖外表英俊的高才生，从小学开始就不断收到情书，可惜麦卓言个性木讷，至今没有完成初恋，愧对一副好皮囊。另一个是出了名的叛逆文艺青年，玩音乐、玩雕塑，还能写两句诗，但凡与正统学习无关的都样样精通，虽然追捧他的女生不少，他身边所谓的女朋友也经常换来换去，却没有一个女生能代替蓝颜的位置。这两个人几乎代表了最受女生关注的两大类男生，也难怪她没有女性朋友，但她也不在意，就当女人最喜欢为难女人，一如既往和两个人过从甚密，有男朋友之后也不例外。

她坐在冷饮店的秋千上，脚尖点着地，百无聊赖地晃着，抬起下巴来看着窗外，就看到穿着纯白色T恤的麦卓言经过，半分钟之后，这个写了一脸温良恭俭让的男生出现在她面前，坐在了她对面的秋千上。

“有什么事情还非要到这里来说？点东西没有？”

“还没。”她没回答第一个问题，因为没必要，她做什么事情麦卓言都只有接受的份。

男生已经叫了服务员，翻着菜单问她：“想吃什么？香蕉船怎么样？”

“老规矩，冰。”

“一杯柠檬水，一份蓝莓刨冰，谢谢！”男生合上菜单递给服务员。

“再加一杯冰水，谢谢！”她马上补充。

男生马上呈现出古怪的表情，转过来和她坐在一条木板上，吃坏了东西一样，说：“不是吧，你又叫了他？”

“不要这样嘛，我知道你不喜欢简白，但他也是我好朋友，早跟你说说他很有才的，虽然人是好像奇怪了一点，没有你有亲和力，可是也没你认为的那么讨厌啦！大家好歹同学一场，书记，注意团结同学！”

麦卓言无奈地吐了口气，没有办法。他父母都在大学里教书，他和蓝颜是从开裆裤开始就混在一起的朋友，比青梅竹马还夸张，他的个性早就被她摸得死透，对于这个丫头，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冷饮很快就都上来了，他拿过自己的柠檬水，用吸管戳了两下里面的柠檬片，说：“你今天到底是什么事情？”

“我和萧木分手了！”蓝颜扭头去笑眯眯地看着他，还没有停下手把蓝莓酱戳进那一碗冰里。

“哦。”他仔细看 ней，又不敢长时间注视，低头喝东西，不置可否。

这当然不是蓝颜要说的重点，这场恋爱她本来就不当回事，完全是因为从来就没被男生追过，好不容易出现个不知死的鬼，就特别想探究一下这家伙到底是脑子的哪部分出了问题，怀着无限好奇的心情开始了初恋。事实证明他脑子真的有问题，萧木高考发挥失常，准备复读，拉着她的手哭求她等他一年，不这样还好，他这样自然要被这位以怪胎自居的大小姐甩掉。这事情蓝颜根本没放在心上，她知道如果真的是为了宣布自己初恋结束就把简白叫出来，那不被鄙视死才怪。

这样想着，一个穿着自己画的五颜六色的大T恤的把头发留得“前发齐眉，后发遮肩盖颈”的男生就坐到了她面前，拿过冰水喝了起来。

“怎么？大小姐，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他嘴角勾向一边，笑得很有些不屑。

蓝颜舀起一大勺冰，缓缓说：“刚才我见到我爸爸了，就在我家里。”说完就把冰塞进嘴里，舌头一下就麻木了。

“什么？”先有反应的是一边默默喝饮料的麦卓言，但是他抬起头来，看到的是蓝颜和简白两个人目光激烈的交流。

“嗯，是件好事。”简白轻轻吐出几个字，错开了目光。

“你……有点同情心行不行？”蓝颜当着麦卓言的面，把“你”后面的“他妈”硬咽了下去。

没有人比麦卓言更清楚蓝颜从来就没有爸爸的事实，他们一直都是邻居，他曾经很多次问父母，为什么蓝颜就没有爸爸，直到上高中以后，妈妈才告诉他，蓝颜不是一个通过婚姻而出生的孩子，而究竟谁是她的父亲，他们谁都不知道。

“不就这个事情吗？我乐队还有事，就先走了，账我结了，回头你要是有空就来乐队找我，我头发也该剪了。”他把冰水都喝掉，站了起来。

“喂，你到底到哪里去上大学？”蓝颜似乎不想就这样放他走，喊了一句。

“L 美，雕塑系，在 D 城。”

“啊？D 城？那个地方是不是靠海？你一定要好好把各地都转遍，到时我去找你玩，好给我当导游，我还没看过大海呢！”她马上来了兴致，完全没看到麦卓言已经一脸黑线。

简白轻轻笑了一下，过来揉了揉她的短发，说：“没问题。先走了。”

简白走出去，麦卓言苦笑着说：“我的通知书刚到，C 科大，也在 D 城，是计算机系。”

“哇，你怎么不早说？你们两个还挺有缘的啊！看来我大学四年必须去 D 城一次了！”

“打住打住！”麦卓言可一点不想和简白有缘，“你怎么样？”

“一本 A 差两分掉档了，看 B 吧，估计差不多，我报的 Y 大，够远吧！”

“你去那么远的地方干吗？”

“在家里呆着干吗？”她翻翻眼睛，往嘴里塞冰。

“哎，对了，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哪里人？为什么之前一直都没听说？”他问起来。

“我、不、知、道。”她一字一顿，说得心安理得。

麦卓言只能息声，闷闷低了一会儿头，忽然问：“蓝，你是不是喜

欢简白？”也许是因为名字里面有一个读音相同的字，他习惯于把她简称为“蓝”。

“啊？你想什么呢？”蓝颜立刻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麦田啊，我对他比对你好吗？”由于麦卓言的乳名叫田田，她习惯于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叫他麦田。

麦卓言表情也很尴尬，一时没话说了。

“哎，我跟你说，我对简白和对你是没有区别的，你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明不明白？”她的目光清澈，麦卓言愣了一下。

两个人又闲逛了很多时间才一起回家，走进同一个楼门在同一层停下，道个别进了相邻的两个门。

蓝颜一进屋就撞上蓝洁羽奇怪的眼神，她猜到那是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果不其然母亲回身把一个红色的特快专递交给她，显然是录取通知书。但是等等，哪里？B大，那不就是这里吗？怎么会？她努力回忆了一下，自己的第二志愿确实填了这个，那是因为B大一向取分都不低，她认为第二志愿不会有作用，才胡乱填的，谁想到赶上小年，她作为子弟被录取，又可以降一点分，于是她被这个从小就混迹其中的大学录取了，远走高飞的梦想彻底打碎。

“我以为你会报得离家远一点，没想到你自己愿意留下来，这样也好，我们有个照应。”蓝洁羽其实非常高兴女儿留在自己身边，但表现得尽量平静。

哑巴吃黄连，此之谓也。蓝颜瞅着手里这份录取通知书，想象自己还要在这里呆上四年，觉得莫名的不甘心，其实B大是个挺好的学校，她要是家不在这就完美了，更要命的是她妈妈就是中文系教授，她报的也是中文系。

“通知下来就没什么担心的了，你假期有什么打算？”妈妈见她发呆，问了一句。

“啊？还没想好。”

“你要是想去什么地方玩，我可以赞助你点钱，当然，一切都在你。”这是蓝洁羽对女儿的一贯态度。

“其实，我想写点东西……”她犹豫着开口，偷偷看她妈妈一眼。

蓝洁羽沉吟一刻，说：“最好还是不要。”

其实早知道会是这样，她低头喃喃：“哦，知道了，我干点别的就是了。”

其实蓝颜还是挺怕她妈妈的，这说起来也没什么来由，从小到大蓝洁羽重话都没对她说过一句，更别提动手，一向是放任自流，不过多约束，但只要妈妈提出要求，她一定会做到，比如她学习一直都只能算马马虎虎，高三的时候妈妈说希望她能上个像样的大学，她也就努力考个高分。毫无疑问她是聪明，学东西不管喜不喜欢，都能学得像模像样，聪明且没有雄心，她觉得这样活着挺轻松。大概蓝洁羽也只是希望她的孩子活得轻松，于是太愿意她和自己一样写作，毕竟那是很辛苦的事情，且永远与简单的幸福无缘。

蓝颜已经决定好做什么了，她可以尽她所能做想要做的事情，拉着麦田陪她玩，或者整天待在简白那里，怎么疯都可以，只要不让妈妈发现她在写东西——有些事情不是能够禁止的。但她对自己这项爱好并没什么自信，写了也不敢示人，她觉得自己好像永远也写不出母亲那么有深度的小说，甚至写不出简白那么有感觉的诗句。

“吃晚饭吧。”母亲叹了口气，轻声说着转身进屋。

她觉得母亲的眼神有点怪，好像是在等着她问起关于父亲的事情，但她就是没有心情。

其实她也知道自己应该去了解一下父亲的情况，尽管她一直认为没有父亲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父亲和她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个人，但这个人现在出现了，就不能不承认。可她此刻不可能知道有些事情是会来不及的。

半个月之后，她从简白他们乐队排练的地方晃悠回家，远远就听到小区里面哀乐的声音，想着又是哪个学院的老先生死掉了，说不定那个学院的排名又要往下掉几个，走近看到一栋楼前面搭着黑色的灵棚，她走过去，就看到那张只见过一次的脸，她的脸上有着和那个中年男人相似的眼睛。不可能不愣住，她到这个时候才知道她的生父名字叫颜之帆，原来她的名字里，也保留了父姓。同时她也才清楚了她的父亲就是这所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也就是说，她的父母是经常要碰

面的，母亲这许多年竟是这样过的。

其实她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她意味着什么，对这个名义上的父亲没有爱也无所谓恨，夜里隐隐听到母亲的哭声，她不是完全不能理解，只是既然选择了不在一起，恐怕也不是爱或者恨那么简单，理智上这个父亲与陌生人无异，但血缘是很奇怪的东西，她感觉心底莫名的空。母亲的脆弱没有在她面前表露丝毫，第二天的反应只是带她到医院去检查，父亲心脏病突发而死，虽然她是非婚生女，但遗传到疾病的几率是不会因此减小的。结果并不严重，心脏的构造有点小问题，完全不影响正常生活，如果不长期过度劳累，基本没有发病的可能，不建议治疗，母亲只是买了点急救药。她突然确切地感受到了父亲这个人的存在，因为这身体里隐藏的危险。

这件事麦卓言知道后的反应没有人比他更正常，说的都是“你没事吧？”或“节哀啊！”而当她对简白说：“我不知道应该怎样难过，但也不是不难过。”简白只是揉揉她的头发，什么都没说。她想她是喜欢麦田那种和自己不一样的按部就班的个性，心里非常踏实温暖，同时也喜欢和简白之间那种不需要言语的默契，好像是刀尖上的美丽舞蹈，两者缺一不可。她的生活似乎没有因此发生什么变化，假期很快过去，她成为留守少女，要送走两个哥们儿。送麦田是和他家人一起去了火车站，兴高采烈约好一定会去看他，而送简白则是在乐队训练的地下室，其他人都走掉之后，她给他剪头发。

剪刀下得非常狠，两个人都不说话，空气里漂浮着燥热，只有剪刀剪断发丝的声音。纷纷落下的碎发似乎是过往的时光，剪掉了就长不回来，她从初中开始认识他，一直以来他都是个特例独行充满艺术气息的人，他强烈地吸引着她，以至于她总是像跟屁虫一样缠着他，但并非异性相吸那一种，他们都在对方的身上嗅到了同类的味道，却也同样嗅到了危险。

“我一直不能明白，你怎么会和麦卓言成为朋友。”简白突然打破寂寞。

“他哪里不比你好？你他妈不正常，凭什么让我跟你一起不正常？至少我还有跟正常人交朋友的权利吧！”她不是没听出简白的严肃，

但本能地害怕这种深谈的感觉，她在简白面前说起话来向来是粗话连篇没有正经。

简白没有接话，也没有如往常一样也暴出粗话来，其实这两个人就经常是不说话还好，一说话就变味儿。他只是沉默了好久，才说：“颜，丢下你一个人，对不起。”

她心里突然清醒，真的只剩她一个人了。

2000年，似乎是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蓝颜十八岁，第一次见到了她的父亲，很快的失去，好像没发生过的事情。她送走了她仅有的两个朋友，独自一人开始了在家乡的大学生活。

大学时光的时间很长，事实上蓝颜在这个她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大学校园里逗留了不止四年时光，十八岁到二十三岁，她完成了非常多的成长，但是这远离朋友远离同类远离慰藉的家乡，显然不能成为重点，在她的回忆里面，大学一直是她过得最平静的时光，平静得乏善可陈，这里我们也就——

只说几件事

大学里的蓝颜过得过于轻松自在，凭着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逃过军训和大部分体育课，尽管她非常清楚那一点运动量自己的身体完全没问题，她只是懒而已。课程对她来说非常轻松，从小就对这些东西耳濡目染，加上脑子聪明又感兴趣，什么东西都一听就会，大一还参加了一点活动，后来发现大学里的活动都属于没有困难创造困难硬要上，无聊之极，早早抽身，也没有老师和她一个子弟过不去。于是大把大把的时间只能用来读各种有用没用的书，学自己想学的东西，有时也写些东西，虽然自己觉得不错了，可还只限于自娱自乐，她好像只是想今天活得舒服，并不像其他人一样总是想以后的生活。

她没有喜欢上什么男生，他们系的那些中文男不是过于自卑就是由自卑引起了自大，一副一瓶不满半瓶摇的样子，加上长得全都苦大仇深，让她连个招呼都不想打，更不要提外系的那些木头。但她还是又交了个男朋友，事情是这样，萧木复读一年也上了B大，她一见势头不对，马上就答应了一个刚开始追她的男生，这男生的名字就忽略掉算了，反正也不重要，他只是个挺普通的男生，蓝颜对他的感觉也没有任何特殊可言，这样的恋爱什么事都不耽误。一段时间以后，男生对她提出身体的要求，她没有想到特别的拒绝理由，于是就答应了，